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南音重要历史数据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研究新成果

泉州
明代

百首有声弦管曲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会
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南音重要历史数据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研究新成果

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会
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 编

主编 郑国权
副主编 李文胜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 / 郑国权主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7-104-04878-7

I. ①泉… II. ①郑… III. ①南音—戏曲音乐—泉州—明代—选集 IV. ①J643.5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4897号

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邮编: 100055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63395980(总编室)

传真: 010-63383910(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15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印刷: 泉州市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192mm 1/16

印张: 21

字数: 400千

版次: 201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04-04878-7

定价: 200.0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编委会

主 任 陈惠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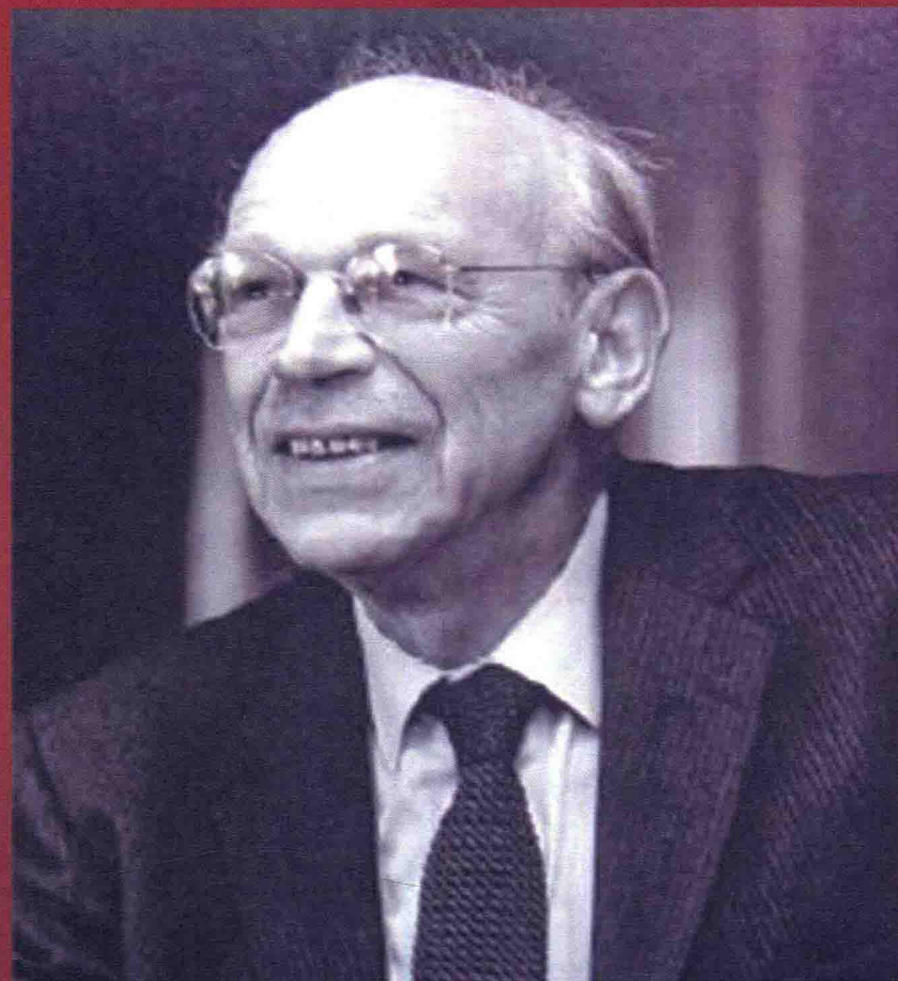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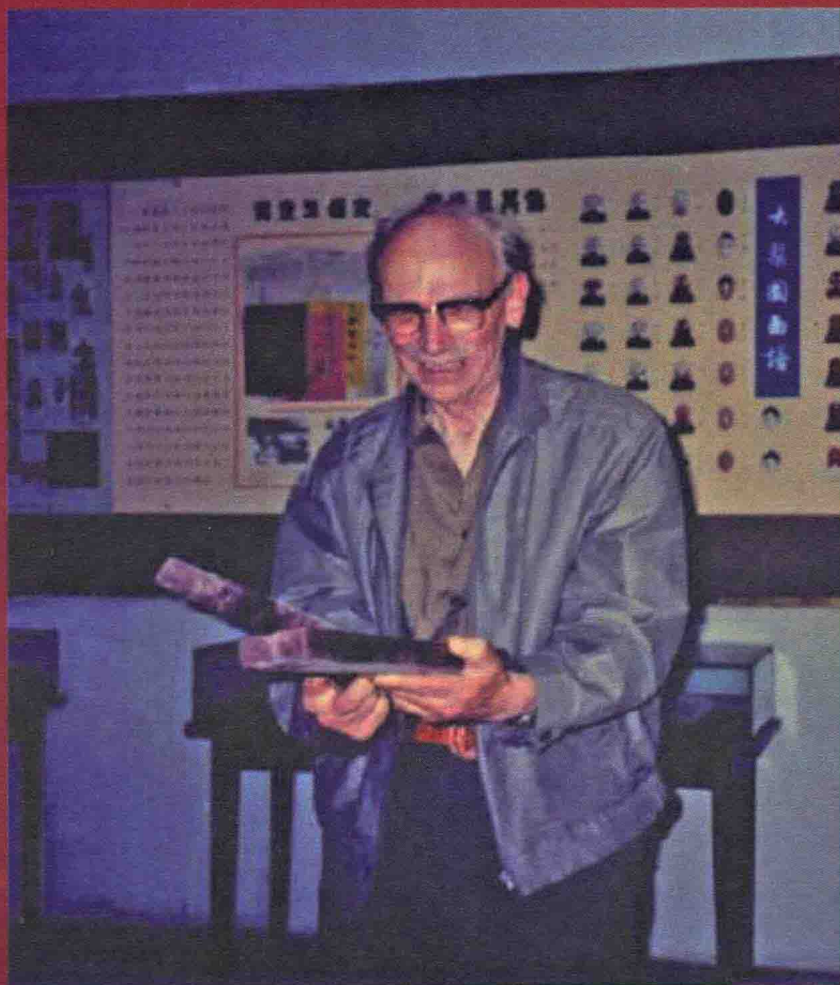
主 编 郑国权

副 主 编 李文胜

曲谱校对 黄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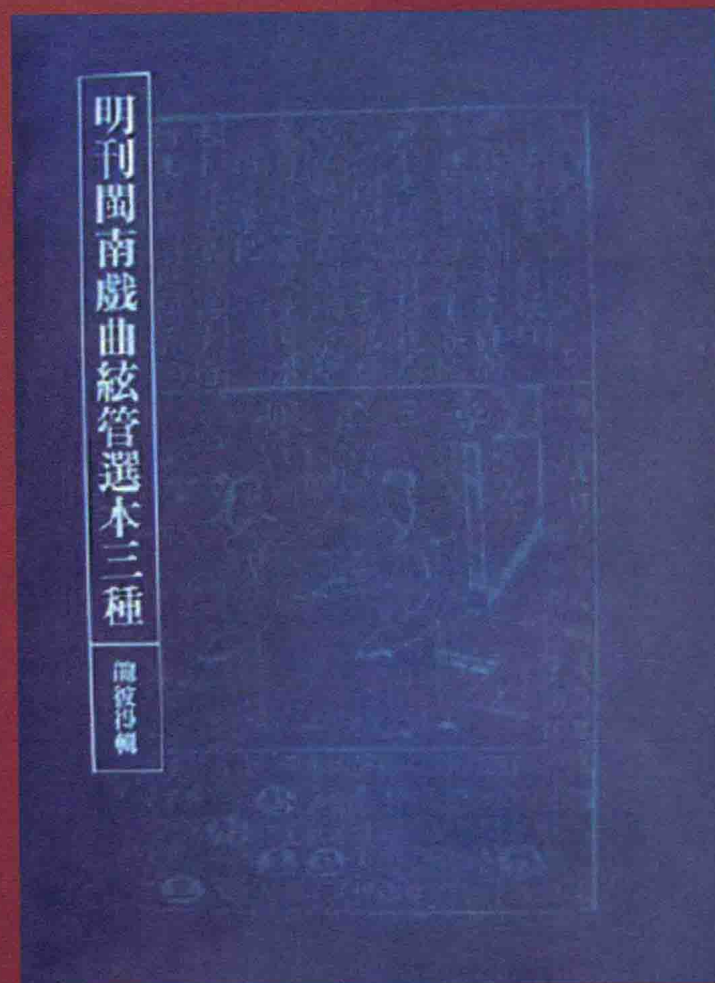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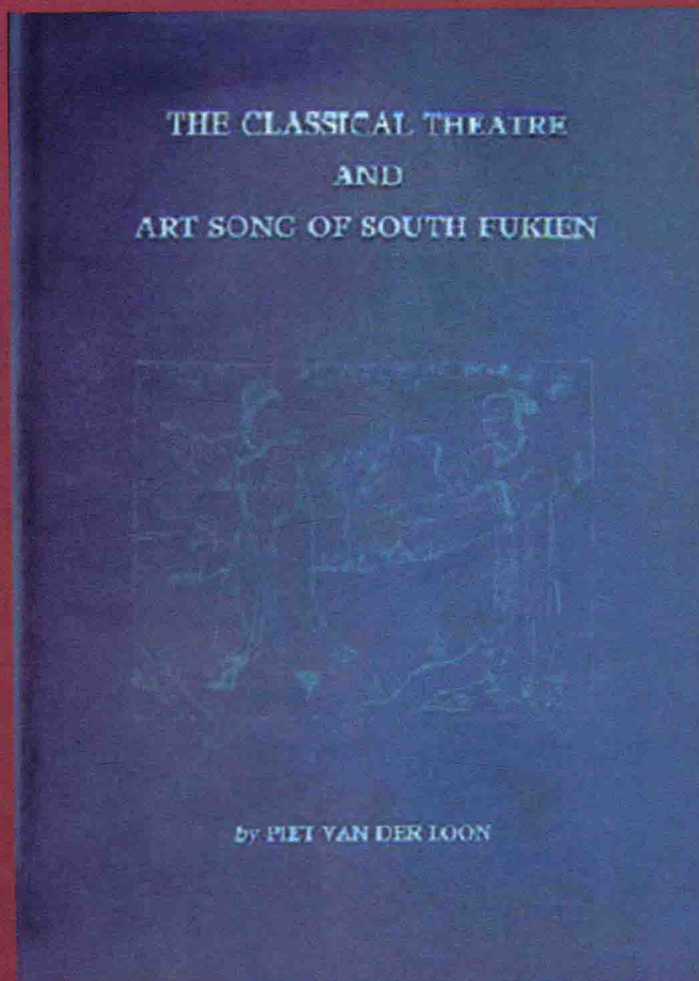
曲谱制作 蔡靖华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的 发现与研究者著名汉学家龙彼得教授



明刊閩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 龙彼得在台湾出版的英文版



《明刊閩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

紅納梅北調
自前日拆分離常掛念
無一日心不悲忘殢
寢紅肌誤我只處犯央
枕美容帳冷青求神
問卜也無憑准空看我
只處教歸期枉我只處
一日思君一日有
十二時

又

深林邊
沈只林邊深處且僻身邊
深林邊
好佐何得好
斗得我猴乾
氣又無聽山
外橋鼓打鐘
連百里路




麗錦 鈺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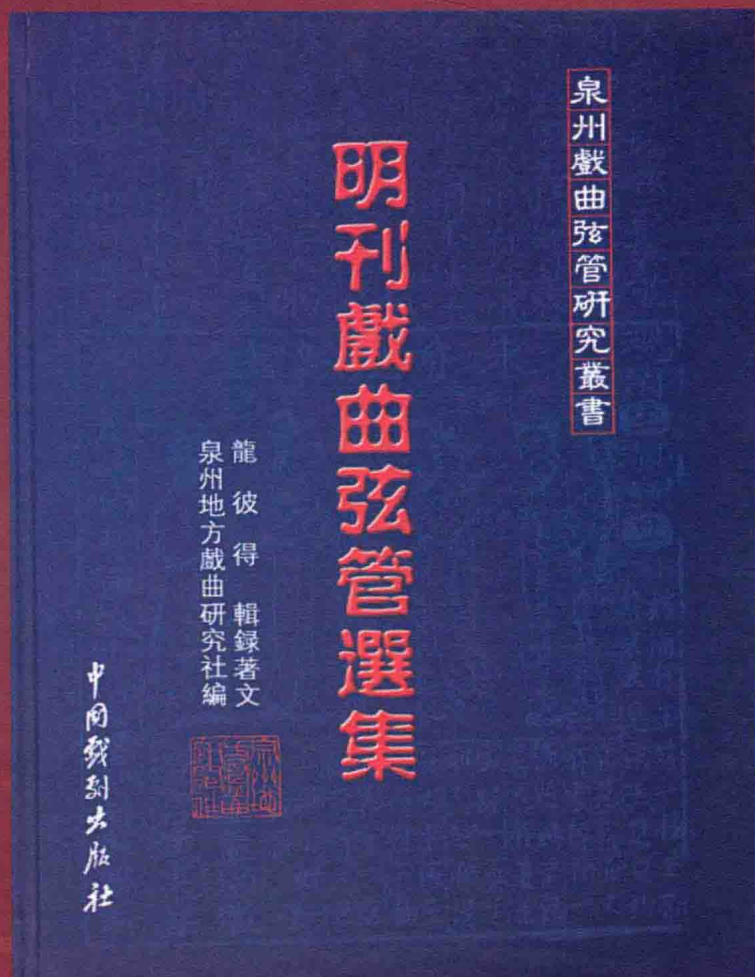



新刊絃管時尚摘要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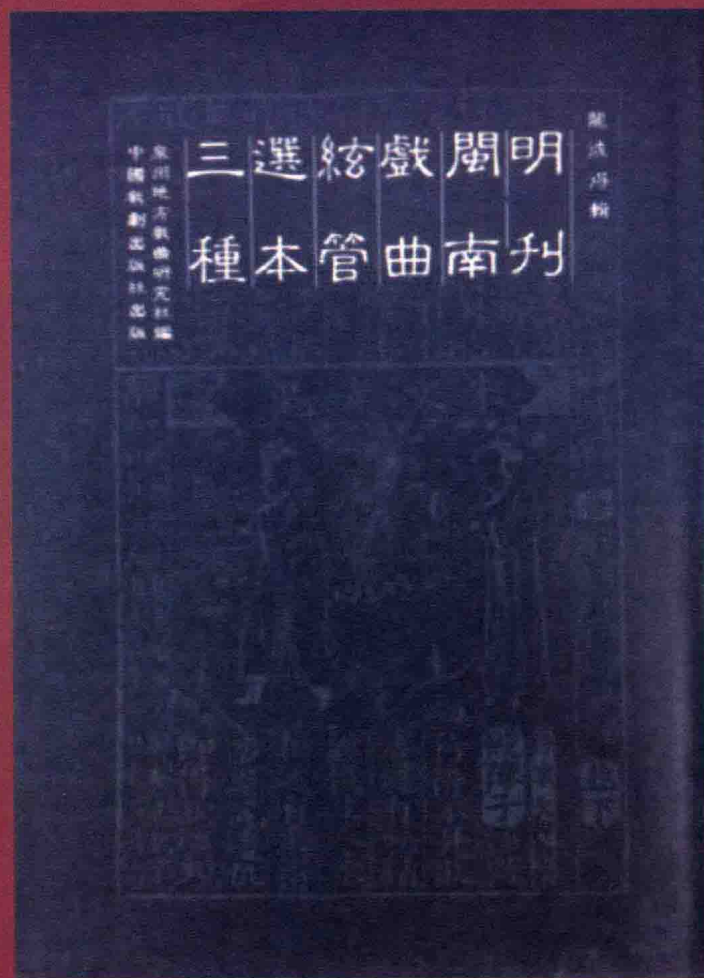
玩月趣 主心 較閱
霞落洪 秩衡 梓行

背双調錦
○冷宮怨 一段
○槐阴別 一段
○說身已 一段
○宋冰寫書 一段
○梳粧晚正了 一段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已先后出版的两本书



龙彼得教授论文《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
全文及三种书影、点校本合编本（2003年）



龙彼得教授论文第一章《被遗忘的文献》
及三种书影合编本（1995年）

序

田青

本世纪之初，我有幸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保护非遗的具体工作，为南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多次到过闽南泉州，在欣赏泉州南音的同时，逐渐对这个古老乐种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古朴典雅的艺术魅力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对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以至城乡老百姓及旅外华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觉地加以保护与传承，并取得累累硕果，更是心生敬佩之情。当年我听介绍，三本明代刊刻的弦管戏曲刊本，国内荡然无存，其孤本分别尘封在英国、德国图书馆，四百多年来无人所知，一九六〇年代才被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发现，经长期的研究与论述，于一九九二年在台湾出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一书。当今的泉州正在对这本书加以点校，拟编成一本点校本《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另一本佚失多年的清代刻本《文焕堂指谱》，其副本也由台湾邮到泉州，同时在编校、制作为《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者将合为一函，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伟大成绩的大背景下，一个地方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同时找来两种弦管音乐的明清孤本的副本，并快速地加以编校，在全国非遗保护的工作中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为现存音乐遗产与相关古籍的互证和逆向考察中国古代音乐史做了有益的尝试，我感到十分高兴和充满期待。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我过去为南音写下过的一段话：

过去，我曾经慨叹：『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民族音乐」中的绝大部分，为什么和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古典艺术中所感受到的意境那么格格不入？……直到听到泉州南音，我才听到与我血液中的音乐基因相互唱和的声音。』

过去，我曾经慨叹：『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办法呢？古人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更没有录音机，有时候，只好凭我们寻找獭祭。现世之人，谁都没有陪孔老夫子在齐国听过韶乐，所以，谁都说不清楚老先生到底为什么听过它之后竟然三个月吃不出肉味来？三千太学生「转世」至今，也恐怕都淡忘了嵇叔夜的慷慨与悲凉，没有谁能说得清为什么斯人逝去便该「于今绝矣」的《广陵散》至今仍有琴人在弹？』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当年信笔写下这段话，距今已经过去十七个年头。但泉州的朋友，竟然还没放过《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不但一直抓住不放，而且还深挖不止。因为他们想知道，弦管是世代传承的古乐，但『古』到什么程度？需要找到某种可信的答案。由于南音曲目过去能存留下来的最常见的载体，是民间的手抄曲簿，可惜绝大多数曲簿都没有纪年，普通纸质的抄簿也不能久存，所以不足为凭。直到二十世纪初录音技术发明之后，才有了黑胶唱片。前些年，『破四旧』劫后余生的老唱片，在古旧市场上成为热门货，泉州的朋友也及时征集、收购了三百多张，经过清洗、翻录，制作了一百

四十首曲，于二〇一七年年底出版了弦管史上头一本有声的书：《听见南音历史的声音》，书中配有『智能曲谱』和音像视频的二维码，别开生面，引人入胜。公开发行后，人们可以从中听到一百一十年前弦友的歌声，难能可贵，大受欢迎。但泉州的朋友追寻南音历史的声音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长年酝酿，倏然悟到：多年来经整理并用计算机编排出版的近二千首曲目中，有一部分古朴典雅的曲文，岂不是早已刊刻在《明刊三种》中了吗？而编入《明刊三种》的曲文，显然是历代积淀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付梓的，它们至迟就是四百年前流行的『时尚锦曲』！用它们来印证民间世代转抄传承曲目，不就可以判定没有纪年的曲目，至迟是源自明代。这些民间手抄的曲目，不但与刊本的曲词文字相一致，而且有完整的工乂谱，其中有多首曲早已录存于老唱片之中。于是他们再次从龙彼得先生研究《明刊三种》时写的论文中，找到他指出的『至少有八十六首曲目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中。他们把这批曲目一一找出来，再经过细细查找，又新发现了一十四首，两者相加为整数的一百首！接着又为这一百首明代的曲词，找到一百首完全对应的工乂谱，同时找到多位名家近六十多年来唱录的音频，小部分暂未找到的也正在组织唱录。总之，开花结果，水到渠成，一部《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将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节前夕，即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期间发行，以资庆祝和纪念！

泉州执编的朋友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我曾经提到的『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的启发，产生了追寻南音历史的声音的愿望驱动下进行的。他们还在研究中，梳理出三条『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颇具说服力的根据：一是泉州南音传唱的声腔是泉腔方言古语，而《明刊三种》的曲词正是用这种方言古语编成的，与当今泉州民间通行的语言并无太多的差别，从而证明泉腔方言古语是长期稳定的，这就为南音严谨的世代传承，提供了牢靠的根基。二是《明刊三种》虽不附刻复杂的工乂谱，但在一种以『新刊弦管』为书名的五十二首曲词汉字周边，刻下许多疏密不一的撩拍符号的拍号，说明在明代弦管古乐的记谱方法，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所以后来才有了自成体系、周密完美的弦管工乂谱，使其音高韵律节拍能够真实地传承下来。三是泉州弦管界严格遵循口传心授的传统，即俗称『念嘴』，由弦管先生一字一音念给学生跟着，直到『字正音清』为止，从而保证了音韵的纯正，达到保古存真的境界。言之有理，由此可以相信，正是有了这种口口相传的原始功能，所以才能在没有录音技术之前，『古老的中国音乐』，才能够『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我赞同这些看法，并乐意再为这本独特的书作序，以对泉州保护传承『非遗』工作一再取得新成果表示祝贺，也对为这本书用心用力的各位人士表示敬意。

二〇一九年七月下旬于北京

（序作者田青：著名音乐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二〇一三年九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前言

郑国权

《明刊三种》的发现与再版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汉学家龙彼得先生（一九二〇—二〇〇二），在他任教过的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中国明代刊刻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又在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找到一本同类的《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又称《钰妍丽锦》），一本《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又称《百花赛锦》）。以上三种简称《明刊三种》。对于这个发现，龙先生一直秘而不宣，但在学术研究的取向上，却来个大的转弯，放弃从事中国两汉历史的教学工作，转向闽南戏曲与弦管的研究。为了探访《明刊三种》的源头及其传播区域，他多次飞到东亚，访问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一些华侨社区，作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交了许多朋友，不但会些说普通话，还会讲点闽南方言。他经历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写成一篇一百七十二页的长篇论文：《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明刊选本三种之研究》，然后连同书影合编成一本大书《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一九九二年自费在台湾南天书局出版。一九九三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和梨园戏实验剧团，分别收到龙先生的赠书。当时我与几位同仁一翻阅这部书，无不受受到极大的震撼与惊喜。因为书中头一种《满天春》中有十八折（队）戏的戏文，其中十六折是源自梨园戏的九个传统剧目，另二折为官话的《外江戏》。而《满天春》戏文上栏还刊刻了一百四十六首弦管曲词。后两种是专刊弦管曲词的《钰妍丽锦》和《百花赛锦》（又称《新刊弦管》），分别有七十六首和五十二首。以上三种相加共二百七十二首（其中三种分别重复的有一十四首，实际为二百五十八首）。如此丰富厚重的文化瑰宝，却埋没四百多年、长期尘封在西欧图书馆，泉州历史上从未见过记载或传说，国内也无人所知。它无疑是泉州历史文化的大面积发现，堪称是无价之宝，对于继承、保护泉州优秀传统文化，意义十分重大。

于是，我们便议定请专家翻译龙先生的论文，同时设法邀请龙先生到泉州来，商讨合作出版中文版的事宜。经过二三年的努力，本社以该论文第一章《被遗忘的文献》的中译稿，连同三种刊本的书影，合编为一本同名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一九九五年出版。次年，又以此书为中心议题，在泉州举行第三届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龙先生应邀出席，与会者一起研讨，一起观摩梨园戏恢复演出《满天春》中的五出折戏，无不受到感动而赞叹不已。

其后，在《明刊三种》的带动下，我们启动十六卷本《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编纂工作，首先把《明刊三种》的戏文和弦管曲词，分别编入梨园戏传统剧目的篇幅中，使这部《丛书》具有自明代以来的历史厚度。在编纂工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龙彼得先生的支持与指导。

《明刊三种》为手抄曲簿提供『出生证』

龙彼得先生发现《明刊三种》及其论述，用心用力最多的是研究弦管古乐，以期追寻这些古刊本的存续状况及对后世的影响。他先后找了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出版的弦管

《指谱集》《锦曲选集》《丛编》等加以研读，从中寻找《明刊三种》的弦管曲词是否传承在当代？他惊喜地发现：『至少有八十六首曲目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并分别表于论文中。

龙先生论文于此说的『至少』，是留有余地的，再细细查对下去，可能还有一些。意外的是，龙先生却于二〇〇二年五月因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令人痛惜不已！我们原想发表他全篇共五章的论文的计划，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困境，因为论文第四、五章的译稿，仍压在他家中的书桌上，待他审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明刊三种》主要诞生的地的泉州，不忍也不愿就此作罢。为了纪念龙彼得先生，也为学术界共享他对弦管戏曲研究的学术成果，本社便自觉地担当起这项工作，一方面电请龙先生在台湾的学生、时在新竹任清华大学教授的王秋桂先生，待他到牛津去探望其师母时，如经其同意，请带回译稿。王秋桂教授不负所托，译稿带回台湾后，再经原译者台大王樱芬教授修改定稿，而后电传给我们。另方面，本人则对原刊本的全部内容加以点校，加上标点符号和简注其方言俗字，并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音乐史家、研究员田青所长和市领导施永康书记分别作序，然后汇编成一部点校本《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二〇〇三年出版。这部书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合为一函，作为南音『申遗』文本第二稿的典籍附件。

过后多年，本人在编《泉州弦管曲词总汇》时，也首先把《明刊三种》的曲词全部选入。在编校过程中，多次发现有些来自民间的手抄曲簿中某些曲词，竟然与《明刊三种》中曲词相同或大同小异。此次又再细细查对，一共新找到一十四首，连同龙先生指出的八十六首，恰好整整一百首。

链接整合再现明代弦管曲的声音

这整整一百首，在『词山曲海』中，并不算多，但对于一个古老乐种尚有这么多『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的曲目，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要研究其继往开来的历史渊源，意义非凡。

但话说回来，弦管音乐毕竟姓『音』，如果仅仅还停留在曲词纸上，依然是『纸上谈音』，还是『听不见、留不住』。只能权作『读物』而不是可以听的音乐。

众所周知，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几乎所有的音乐的『声音』都是留不住的。弦管古乐当然不能例外。直到上世纪初科学家发明了录音技术之后，才有弦管古乐录存的黑胶唱片问世，但幸存的并不多。从二〇一五年起，我们先后搜购了多批共三百多张，其中一部分是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十分宝贵。但它们是录音技术应用初期的产品，又经长年的千磨万转，伤痕累累，所以翻录过来的乐音往往不清晰，要反复辨听，有的还是听不明白唱什么。好在我们的资料中，有同龄甚至更早的来自民间的手抄曲谱，一经借助它们来参照，才解决『唱什么』问题，其后还幸得有专用软件的开发，能把纸质的曲谱与老唱片翻录出来的声音融为一体，制成『智能曲谱』，再生成为二维码，于二〇一七年底出版一部弦管史上有声的书：《听见南音历史的声音》，同时承办一个『泉州南音网』，把『南音历史的声音』全部上传网中，供爱好者上网共享。弦友们从中可以听到一百一十年前老唱家的歌声，感到无比的新奇与快慰。

从此次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老唱片如果不翻录，只是静物一件；如果翻录没有对应曲谱的匹配，也不会是成品，更不可能起到传承与共享的作用。

由此我们联想到,《明刊三种》从发现到多次出版,已近六十年,也只是静态的作为研究的读物,尽管它还有一部分曲词在民间手抄曲簿中可找到曲谱,其中还有不少曲目已成为海内外弦友的常唱曲。但它们彼此各自存在,天各一方,没有链接。如果能把这三者链接整合起来,一来让《明刊三种》一百首曲词,借助已出版的或手写的曲谱和历来录存的音频链接在一起,便能使其‘复活’过来。二来《明刊三种》也可为历代传抄下来的没有纪年的曲谱,提供一份有效的‘出生证’(至迟是明万历一五七二——一六二〇年间)。

说实在话,当初尝试这种‘链接整合’时,虽然有几分自信,但并无太大把握,考虑到或许会受到‘主观臆断’的质疑。后来重温了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黄翔鹏先生(一九二七——一九九七)的论断:‘传统是一条河流’、‘古乐存活在今乐之中’的至理名言。又重读了当代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田青先生,二〇〇三年在为我们编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作序时写道:‘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黄翔鹏先生在一九八〇年代曾多次来泉州,参加《中国南音学会》的学术研讨,还在《中国音乐》发表《‘弦管’题外谈》一文。他的论述,无疑包含感受泉州弦管的诸多元素。而田青先生则是泉州南音(弦管)的知音人,更是直接为泉州弦管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立论。我们重温这些论述,再次受到莫大的教益。是的,‘传统是一条河流’,以弦管古乐而论,《明刊三种》的源头无疑相当悠远。正如不少研究论著提到:汉代相和歌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早已无影无踪,如今却只能在弦管古乐唱奏场面所谓‘四房看厅’中才能看得见。而‘弦管’之名,则始见于汉初刘邦戚夫人侍儿之口‘在宫中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及至晋唐的横抱琵琶以及唐代‘十部乐’中的‘拍板’,也只予遗于弦管乐器中。晚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画面,又似乎是弦管古乐千年前的留影。

再从弦管古乐的曲体本身来看,当今弦友们经常看到的弦管曲簿中,都有些很陌生很费解的文字,如‘𠂔’‘𠂔’‘恹’‘恹’‘揜’等,又有一部分文字,则远离本义去表示另一层意思,如以‘卜’表示‘要、想要’;以‘袂’表示‘不会’;以‘厶’表示‘某、妻’;以‘乾埔’表示‘男人’;以‘查某’表示‘女人’;以‘平坦’表示‘贫情’;又如‘双凤舞’唱为‘双凤慕’等等。乍看这些文字,本以为是别抄手的错别字,后来才发现,几乎所有的手抄簿都是这样,而且当今众弦友仍习以为常地唱念,一旦略有改动,便感到不习惯,很难认同。直到《明刊三种》的发现与出版,经对照,才明白树有根、水有源,上述的全部‘错别字’,都出自《明刊三种》。上引的‘双凤舞’之所以唱为‘双凤慕’,原来《明刊三种》就是‘舞’字不写反而写为‘慕’字,原因就是‘舞’字的古音听起来是‘慕’。再查找比《明刊三种》早刊行五十年左右的《荔镜记》(明嘉靖一五六六年),更是如此!由此可见,泉州弦管戏曲中大量的方言俗字,早已自成系统并成为传统,而这‘传统’之‘河’‘上游’的活水,自然不是始于明代。所以赵朴初先生早年在泉州听南音之后题的一首诗,诗中有句表达他的直感‘唐宋渊源大可寻’。赵老是近代的大学问家,他的这个感受竟然与音乐史家的论断不谋而合。

再者,《明刊三种》除了曲词中的方言俗字表现其为活态传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则留存在弦管工义谱之中。当然,《明刊三种》中并不刊刻完整的工义谱,只在《百花赛锦》又称《新刊弦管》的五十二首曲词中,却布满撩拍的拍‘。’号。龙彼得先生在论文中说: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百花赛锦》的篇章是依据撩拍而编排，进而言之，其中所用的三种节拍相当于现在的七撩拍、三撩拍及一二拍。这点由明刊本中所使用的小圆圈和小十字可以看出。这些记号分布的规则与现今南管曲簿中的情形相当吻合，圆圈代表拍位（亦即第一拍），当拍位不落在一字的第一拍而是在拍子，则以十（编者按：原刊是×）字代替拍圈。

今再注：二〇〇三年笔者在点校中，发现「以十字代替拍圈」的说法有异，经请教多位弦管先生，都说「十」应是「×」才对，它叫「坐拍」或「开拍」。有的还认为是因为「拍号有轻重音之分，凡是轻重之处都不能画小圆圈，要改画为×」。

这点看来好似是弦管工乂谱中的细微末节，但一经查对现存的手抄曲簿或计算机编排的曲谱，几乎都「相当吻合」，而且很好地传承下来。一叶知秋，可见明代弦管的记谱方法，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相当精确。不日即将付印的百首明代弦管曲的谱面上，有大量用红色表示的「○」，又有不少「×」号。泾渭分明，不敢忽略。它们是四五百年前弦管先贤心智的结晶，岂可等闲视之。应当说，正因为有这种精确的记谱符号，才使方言古音能够唱出如丝如缕、千回百转、古朴典雅的歌声来。

总之，从现存的曲词和曲谱两方面，都可借助《明刊三种》这叶轻舟，在「传统是一条河流」中，回溯到它的中游或上游。从而确认「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中国的音乐史，并非全部都是所谓的「哑吧音乐史」。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才下决心把书编起来，并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指导下，向本市有关部门申请立项，幸蒙公示后批准。

一部《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即将问世

于是，我们从现存并经整理出版的近二千首曲谱中，查找「百首明曲」的工乂谱，结果发现有九十多首都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还欠缺的几首，便发微信向台湾吕锤宽、林珀姬两位教授求援，结果有求必应，先后传来五首手抄工乂谱。至此，《明刊三种》这一百首原来不附工乂谱的曲词，终于珠联璧合，成为完整的弦管曲谱。这一百首曲，不论是词或曲，都是古代无名氏的作品。其中属于「上撩曲」的七撩拍的有五十二首，三撩拍的有一十一首，两者相加六十三首，相当可观。这批「慢曲子」还有一部分是弦管界推崇的曲目，如《月照芙蓉》《客鸟叫》《雪花飞满天》等，又有《趁赏花灯》《一纸相思》《妾身受禁》《为君去时》《心肝跋碎》等，早已编入十六套指套的首曲，传承在清中叶的《道光指谱》和《文焕堂指谱》中。学术界多位研究者认为「唐代慢曲子」已不复存在，但从这六十三首「上撩曲」中是否还可以找出某些端倪，是很值得期待的。它们无一不是起码经历四五百年的风风雨雨而幸存下来的，确实是来之不易。愿学术界的研究者多关注这批曲目，也希望弦友们在唱或在奏这些曲目时，心中怀有传承悠久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倍加珍重。

几个月来，我们把《明刊三种》中这一百首曲词的书影逐一截图，配上一百首对应的工乂谱，加上一部分重新组织弦友唱录的音频和从泉州南音网中选取已有的曲目，然后制成「智能曲谱」，再生成为二维码，附印于书中曲名上端。在每首曲的二维码左侧，一一标上唱者的姓名。总之，这部新书将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前后，即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纪念期间发行，以资庆祝与纪念！

编辑凡例

在本书的《前言》中，笔者曾引用黄翔鹏先生的至理名言：『古乐存活在今乐之中』和田青先生『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但对于弦管古乐是如何『存活』和『流传』到今天的，尤其是『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弦管古乐的声音，为什么能够一直传承到现在』的具体问题，需要作些说明，并兼作为编辑凡例。

一、从弦管界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可知，泉州弦管古乐世代传承的主要载体有两种，一种是静态的，由汉字和工义谱构成的曲簿。一是种动态的，由弦管先生的口传心授。两者相辅相成，生生不息。

先说弦管曲簿，过去绝大多数曲簿是手抄本，个别的有木刊本和石版本，近代的是刻蜡版油印本，本世纪以来，才有计算机编排的现代印刷本。其所用的文字，基本上是以泉腔方言俗字写成的，并不完全符合『汉语文字规范化』的要求。对于这些方言俗字，业内人士比较容易看得懂，但其中又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在字典中找不到的生僻字，如在本书《前言》提到的『恹』『恹』『恹』『恹』『恹』等，又有一部分文字，则远离本义去表示另一层意思，如以『卜』表示『要、想要』；以『袂』表示『不会』；以『△』表示『某、妻』；以『乾埔』表示『男人』；以『查某』表示『女人』；以『平坦』表示『贫情』；等等。乍看这些文字，原以为是个别抄手的错别字，后来这类曲簿看多了，才明白几乎都是如此，具有普遍性，一时感到很困惑。直到一九九三年获得龙彼得先生赠书《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以下简称《明刊三种》），见到书中的曲词都有这类的『错别字』，而且更多，又有许多超前的简体字，才恍然大悟，原来四五百年前就是这样写的。

那么，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写并刊刻发行呢？

妄自推想，当年这么多的弦管曲词，必定有其初始的创作者，而且应当都署上大名。如唐诗、宋词、元曲都是这样。但这批弦管曲词却全部是无名氏之作。再者，如果作者是读书人，在科举时代，他们也决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笔误』。所以，唯一的可能是，这些弦管曲词，都不是原创作品，而是弦管古乐在长年流传的过程中，有些有心的弦友，凭听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曲簿以备忘。他们在抄写中只求音准不求字正（如『轰轰烈烈』，写为『英英烈烈』。一九五〇年前，泉州方言读『轰』音为『英』），继而以讹传讹，约定俗成，结果形成『一套与日常熟语颇有距离的独立话语系统』（张振涛，《感受南音》二〇〇五年）。正是由此形成了这个『独立话语系统』，才使得弦管界对这些借音字、近音借用字和自造字，自古以来都习以为常，一脉相承四五百年。民国初年林霁秋先生在编《泉南指谱重编》时，曾把『卜』改为『煤』，『障』改为『遑』等，但都不为弦友所认同。所以当今要正规出版曲谱，对这些方言俗字要不要改正，常感到很为难，但折腾到最后，还得保留，然后一一加以简注。其原因，是它们发挥了录音机的作用，把古音古韵有效地保存、传承下来，有其存在的价值。

这一点，应作为本书『编辑凡例』头一条，请审稿者和读者包涵、理解。

二、弦管曲簿除了曲词之外，还有个自成体系、世代传承的工义谱，其音高时

值、琵琶指法、撩拍节奏等都很完备。它以『乂(qe)工六思一』五个简明的表音字，对应先秦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以『、』和『o』表示撩拍；以点挑等多种符号表示琵琶指法。有了这种曲谱，不须再打谱，便可以学习弹唱。《明刊三种》虽然没有刊刻完整的工义谱，只有三种之一（新刊弦管）的五十二首曲词，每首曲词文字的周边，都有如众星伴月的拍号『o』。特别令人惊喜的是，弦管史上对这个拍号『o』，还有个『轻重音』（新音乐叫强弱拍）之分，它在刊本中也一一标示出来，凡是『o』号应作轻音的，则改为『乂』。据弦管乐师分析指出，由此及彼，从这个细微末节，可以看到弦管古乐的记谱方法，早在明代就已经十分成熟，其后才有条件在手抄曲簿中由繁到简：只抄曲词与画拍号便可通行。清代的木刻小刊本《御前清曲》就是照此办理。民间的弦管乐师在传授学生时，也都只要用一大张纸，抄上曲名、曲牌和曲词，在曲词拍位处画上『o』号或『乂』号即可。可见他们是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在本书中，我们特地把《明刊三种》相关的书影，都截图下来附于每首曲谱之后。其中（新刊弦管）书影的截图中的『o』与『乂』，可与民间抄簿以及本书用计算机编排的曲谱对照，竟然相当吻合，有的达到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弦管工义谱，不论或繁或简，都可视为对古曲音高韵律和节拍位置等都发挥了录音机的作用。

这一点，列为本书『编辑凡例』第二条，供爱好者尤其是供研究者参考。

三、再说弦管古乐的动态传承或生态传承，是由弦管先生严格遵循『照古音』进行口传心授的。这种口传心授，俗称『念嘴』或『过生人口（嘴）』，即弦管先生把曲中的一字一音念给学生跟着唱念，并逐一为学生各自带来的『乡腔』进行『正音』，同时提高其分辨『文白读』的能力，经反复练习，以求达到『字正音明』的目的。这种原生态的『念嘴』，之所以能使曲词音韵长期不变异，还缘于泉州千百年来城乡人群聚居的长期稳定，从而保证了泉腔方言的长期稳定性。即使自宋元以来大批人外出到南洋谋生，但音乐、语言跟人走，他们离乡不离腔，还把乡音带过去，世代相传，同时一再从故乡延聘弦管乐师去传授。所以东南亚各地，还有许多讲泉腔闽南语的华侨社区，延续弦管唱乡音的传统。基于此，泉州近四十年来才有可能举办了十二届国际南音大会唱，远离乡井多年的乡亲，还能从海外归来『共一轮明月，唱百代乡音』。所以，《明刊三种》中那些令人费解的方言俗字，其读音也长年保存在海内外弦友的唱念以及日常交谈中。这一切，同样发挥了录音机的作用，为古乐能存活至今提供了最直接的听得见的载体。

为此，我们特地为这一百首明代曲目，都一一配上唱家的音频。他们大都是南音项目的传承人和海内外有经验的唱家，都能把古老的音韵唱出来。为便于读者方便解读方言古音，更好地欣赏曲目的内容，我们还把它们都做成智能曲谱，并生成二维码，放在曲谱曲名的上端，读者用手机扫一扫或上『泉州南音网』，便可视谱听曲。它是弦管史上继二〇一七年出版的《听见南音历史的声音》之后第二本有声的书。

这一点，列为本书『编辑凡例』第三条。

最后，谨把《前言》引用赵朴初先生的诗句『唐宋渊源大可寻』的全诗恭录于此：『管弦和雅听南音，唐宋渊源大可寻。不意友声来海外，喜逢佳节又逢春。』以佐证『古乐存活在今乐之中』的论述，并为『唐宋渊源大可寻』提供实实在在的线索。

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目录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序号	
轻轻放落	饥荒年冬	伯喈富贵	听伊言语	人生一世	正更深	西出阳关	客鸟叫	且趁春光	妾身受禁	暗想君去	开镜匣	花落一半	为君去时	独自恨	那恨饶幸汉	劝我哥	雨过春草青	因见梅花	河汉光万里	小姐听	暗想伊	困往返	秋兰听	试望楼中	满天春	
叶幼花	杨映娥	杨映娥	丁玉经	蔡雅艺	林金花	杨映娥	丁玉经	叶幼花	吴文俊	吴春珍	吴春珍	吴明宣	吴明宣	蔡雅艺	丁玉经	马香缎*	蔡雅艺	陈奎珍	蔡雅艺	蔡雅艺	蔡雅艺	蔡雅艺	吴明宣	苏诗咏	传唱者	
七十页	六七页	六五页	六三页	六十页	五七页	五四页	五一页	四九页	四五页	四二页	三九页	三七页	三四页	三一页	二七页	二五页	二三页	十九页	十六页	十三页	十一页	〇八页	〇五页	〇一页	页码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钰妍丽锦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西风冷微微	拙时无意	光阴如箭	向般人	万里长安	月照芙蓉	鹅毛雪落	梧桐叶落	薰风南来	万紫千红		冬天寒	行出寺门	谁疑一病	你听查	娘子有心	脱落	踰步近前	趁赏花灯	举起金杯	几番相见	恨雁声	暗想暗猜	尾蝶飞	所见可浅	非是阮	
丁信昆	马香缎	丁信昆	蔡东仰	傅荣波	庄丽芬	傅荣波	吴春珍	杨映娥	杨映娥		陈丽娟	蔡东仰	杨映娥	马香缎	庄丽芬	庄丽芬	庄丽芬	庄丽芬	蔡雅艺	傅荣波	周成在	吴春珍	吴春珍	蔡雅艺	李白燕	
一四七页	一四三页	一四〇页	一三七页	一三三页	一二九页	一二六页	一二三页	一二〇页	一一七页		一一四页	一一一页	一〇七页	一〇一页	九六页	九五页	九三页	九一页	八七页	八五页	八一页	七八页	七五页	七三页	七一页	